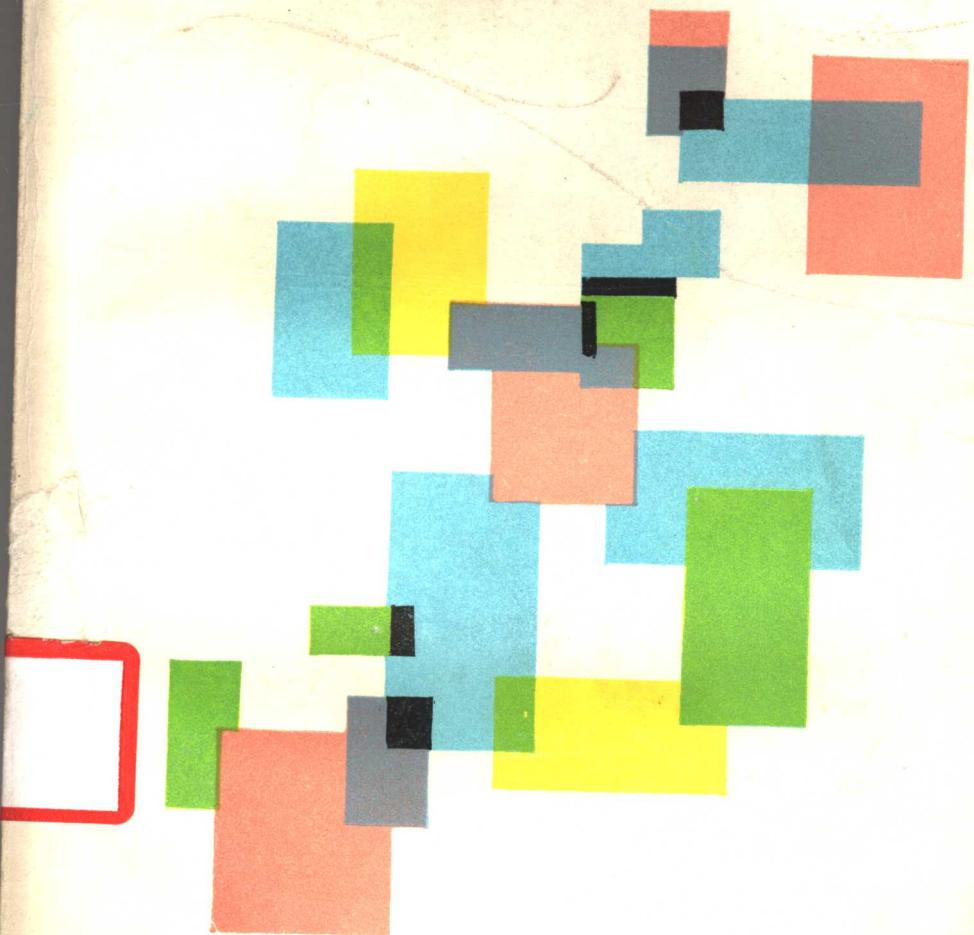


语言研究集刊



复旦大学中国文学语言研究所编



复旦大学出版社

语 言 研 究 集 刊

第 一 辑

主 编

李振麟

编 者

许宝华 孙锡信 严 修 范 晓

高天如 (以姓氏笔画为序)

语言研究集刊
第一辑

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江苏如东印刷厂印刷

字数 292 千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1.25

1987年5月第1版 1987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500

书号：9253·011 定价：2.00元

序

李振麟

当前，新的技术革命的浪潮已经迎面涌来。这一浪潮将有力地推动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向信息社会的方向逐步过渡。在发展、转变过程中，社会对每一科学部门都会提出新的要求和课题，语言科学也不例外。

自然语言是人类社会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和信息工具。以研究这一工具为对象的语言科学，在走向信息社会的革命性变革中，肯定将起到前所未有的积极作用。近二十多年来的科学实践证明，语言学作为一门特殊的社会科学，已经广泛地同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特别是信息科学的许多部门渗透结合而孕育出一些具有应用价值的边缘学科。语言学在当代信息科学发展中的贡献和作用，以及它直接或间接地在生产中的应用，已经受到科学家们的重视。它所以能够在同其他学科结合中显示纽带般的潜能，主要原因就是本身具有某些信息科学的一般特征。

在语言科学教学与科研工作方面，复旦大学已有半个世纪以上的历史。一九八一年在校内举行了陈望道先生《修辞学发凡》出版五十周年纪念会，纪念他对我国语言科学事业所做出的贡献，纪念他在复旦创建和开拓国内语言研究中心之一的功绩，特别纪念他提出的关于我国语言科学发展方向的正确主张。陈望道先生一贯坚持，要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从中国实际出发，熔冶古今中外文学，在语言学研究中走中国化的道路，逐步建立具有民族特色的语言学理论体系。他的主张完全符合党所指出的科

学技术的发展方针，也正是我们长期以来在科研实践中共同探索和创新的途径。

党的三中全会以来，国际和国内学术文化交流活动日益频繁活跃，我国语言学研究工作呈现出空前繁荣的局面。科学史的事实证明，任何学科总是在科学家们的切磋交流中发展前进，各学派、流派之间的研讨争鸣，是提高学术水平的重要条件。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方针就是这一客观现实的正确反映。为了贯彻这一学术方针，学习兄弟院校、科研单位的先进经验，反映复旦大学语言学方面的研究成果。我们编辑出版《语言研究集刊》，开辟一隅园地，殷切希望在语言学界专家同志们的指导帮助下，为进一步繁荣学术，发展我国语言科学事业，迎接信息社会的到来，贡献我们的绵薄力量。

目 录

序	李振麟 (1)
从词义问题谈到汉语中的“类义词”	张世禄 (1)
汉、藏语历史比较中的几个声母问题	潘悟云 (10)
《说文解字》读若研究	杨剑桥 (37)
古汉语复辅音声母 [m1-] 考	笪远毅 (50)
“江”、“河”考	张洪明 (64)
论王念孙的学术成就	严 修 (86)
论王念孙的“上下文”观	胡奇光 (99)
中国古代语音修辞理论的卓越篇章	
——读刘勰《文心雕龙·声律》.....	李行杰 陈光磊 (114)
我国最早的修辞资料总集	
——评《苕溪渔隐丛话》.....	李金苓 (132)
修辞学和对立统一规律	宗廷虎 (147)
唐写本《玉篇》窥蠡	陈炳迢 (161)
释“方”	柳曾符 (174)
释“我”	黄 敏 (184)
说《左传》中的“吾侪”	黄志强 (197)
有关句子分析的几个问题	胡裕树 (201)
汉语实词分类程序设计	孙锡信 (212)
V—R及其所构成的句式	范 晓 (230)
谈一种是非问句	杜高印 (248)
上海市与江苏省、浙江省交界地区方言的 内部差异	许宝华 汤珍珠 游汝杰 (257)

上海市区中年人语音共时差异的

- 五百人调查 石汝杰 蒋剑平 (271)
奉贤东、西乡的语音同言线 钱乃荣 (297)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与外语教学法研究
——评“听说领先” 李振麟 吴道平 (309)
关于拉法格的《革命前后的法国语言》 徐志民 (324)
对比分析与对外汉语教学 任念麒 (335)

Contents

- Li Zen-Lin: Foreword to the collection
- Zhang shi-lu: Categorical synonyms in Chinese, a semantic problem
- Pan wu-yun: Some problems of initials in Tibeto-Chinese historical-comparative linguistic study
- Yang Jian-qiao: On the homophonic phonetic transcription in the Analytical Dictionary of Characters
- Da Yuan-yi: An investigation on the initial consonant-cluster [m1-] in old Chinese
- Zhang Hong-ming: A reconsideration on the etymological sources of the Chinese words “江” and “河”
- Yan Xiu: The academical achievements of Wang Nian-sun
- Hu Qi-guang: On the “contextual” theory of Wang Nian-sun
- Li Xing-Jie, Chen Guang-lei: An outstanding treatise in ancient Chinese phono-stylistical theory—Reading notes on Liu Xie's Wen Xin Diao Long
- Li Jin-ling: The earliest collection of Chinese rhetorical literature—A review of Miscellaneous Notes on classical poetry by Tiao-Xi-Yu-Yin
- Zong Ting-hu: Rhetoric and the law of the unity of opposites

- Chen Bing-tiao: Glimes on the Tang manuscripts of Yu Pian
- Liu Zeng-fu: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character “方”
- Huang Min: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character “我”
- Huang zhi-qiang: A lexical analysis of “吾侪” in Zuo-Zhuan
- Hu Yu-shu: Some problems concerning syntactic analysis
- Sun Xi-Xin: A process design in the classification of Chinese notional words
- Fan Xiao: V-R structure and its sentence patterns
- Du Gao-yin: On a kind of yes-and-no questions
- Xu Bao-hua, Tang Zhen-zhu, You Ru-jie: phonotlogical differences among dialects along the Shang hai, Jiangsu and Zhejiang borderline
- Shi Ru-Jie, Jiang Jian-ping: An investigation of synchronic phonological differences among 500 informants in Shanghai city proper
- Qian Nai-rong: phonological isogloss between east and west districts in Fengxian county
- Li Zhen-lin, Wu Dao-ping: Marxist theory of knowledge and methodology in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A critique on the “listen-and-speak-first” theory
- Shu Zhi-min: On Lafargue's French Language before and after the Revolution
- Ren Nian-qi: Contrastive analysis and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to foreign students

从词义问题谈到汉语中的“类义词”

张世禄

一、词义的两种作用

绝大多数的词，是用来代表概念的。所以一个词包含的意义，具有两种主要作用：一种是概括作用，概括了词义范围内所指的一切事物；另一种是区别作用，把词义所指的事物和其他不同的词义所指的事物区别开来。例如“马”，概括了“白马”和其他各种各色的马，所以“白马非马”之说，是取消了“马”的概括作用，一般人就指斥为诡辩的论断了。“马”和“鹿”，显然是应当区别为两种不同的概念，因之“指鹿为马”，是泯没了“鹿”对“马”的区别作用，一般人也指斥为欺谎的言辞了。我们平常在言语或写作的时候，用词的准确与否，就是要看客观实际符合不符合所用词的概括作用和区别作用；客观实际符合于那个词的概括作用和区别作用的，就算是用得准确；否则，就不准确。

二、词义两种作用的分析和应用

我们可以应用词义两种作用的分析来说明词和意义两者之间的种种关系。两个或多个不同的词，它们所代表的概念，它们相互之间的概括作用和区别作用，如果是相同或相近的，这就是“同义词”的现象，也就是“同义词”的现象。反转来，同一个词所包含的意义，具有两种或多种不同的概括作用和区别作用，这就是“同词

“异义”的现象，也就是“多义词”的现象。例如《尔雅·释诂》：“怿、悦、愉、乐也”；这就是说“怿、悦、愉”三个词，同具有“快乐”的意义，这一条就是指“同义异词”的现象，也就是说“怿、悦、愉”三个词是“同义词”。可是另有一条：“怿、悦、愉，服也”；这又是说“怿、悦、愉”三个词除同具有“快乐”的意义以外，又有一种“舒服”的意义，这又是指“同词异义”的现象，也就是说“怿、悦、愉”三个词也是“多义词”。

我们又可以应用词义两种作用的分析来说明词义分化发展的由来。“同义词”和“多义词”的产生，有很多是词义分化发展的结果。例如《尔雅·释诂》开头一条：“初、哉、首、基……，始也”；原来“初、才（哉）、首、基”等词是指“裁制衣服”、“栽植树木”、“人的头部”、“建筑基础”等义，引申为“衣之始也”、“树木之始也”、“身之始也”、“建筑之始也”等义，又引申为“始也”，因之“初、哉、首、基”等字成为“同义词”。同时，“初”、“才（哉）”、“首”、“基”等词，又各自成为“多义词”。由此可见“同义词”、“多义词”的产生，有很多是由词义分化发展而来。

而词义的分化发展，又是依据于词义的引申转变的规律。词义引申转变的规律，最显著的有三条：第一条是“扩大律”，是指由原来词义范围较小的专称引申转变为词义范围较大的通称。例如“笔”，原来是专指“毛笔”的，现在已经转变为一切书写用的“笔”的通称了。根据文字的构造，“初”是“从刀，从衣”，表示“裁制衣服”，作为“制造衣服”的“开始”，又引申为一切“开初”的意思，这也是词义“扩大律”之例。第二条是“缩小律”，是指由词义范围较大的通称引申转变为词义范围较小的专称。例如“金”，根据文字的构造，上部“今声”是表示音读，下部“从土，左右注象金在土中形”，表示在泥土里的矿质，原来是指一切“金属”的通称，现在已经转变为专指“黄金”了。第三条是“转移律”，是指由一种词义引申转变为另一种相类相关的意义。例如“闻”，原来是指“听觉”上的感受，现在已经转变为“嗅觉”上的感受了。“听觉”上的感受和“嗅觉”上的感受，在

意义上是相类相关的。这三条引申转变的规律，前两条是关于词义概括作用大小的转变，后一条是关于词义彼此的区别作用的转变，都是使得“同义词”和“多义词”的产生，都是使得一种原来的意义转变为多种相类相关的意义。例如“怿、悦、愉”三个词，同具有“快乐”的意义，又同具有“舒服”的意义，所以它们一方面是“同义词”，另一方面又是“多义词”。这些现象，都是由于词义分化发展的结果，都是依据于词义引申转变的规律而形成的。

同一个词的多种意义，既然是由词义引申转变而来，所以同一个词的多种意义之间必定有相类属的关系，有很显著的联系性。例如“快乐”的意义和“舒服”的意义，彼此之间是同属于一类的。如果这种多义词内部根本没有很显著的联系性，没有这样的相类属的关系，或者由多义词进一步分化发展以致丧失了这样意义之间的联系性，仅仅保持着字形、字音之间的相同，那么，这种现象便不是属于“多义词”，而是属于“同音词”了。

三、“同音词”和“同字异词”的现象

我们必须把“多义词”和“同字异词”及“同音词”的现象严格地分开来，特别是在汉字的系统里“字”和“词”的界限常常相混乱的情况之下。因为在汉字的系统里，“字”和“词”的矛盾特别显著，尤其是用汉字记载的古书当中，“同字异词”和“同词异字”的现象，更为常见。俞樾著的《古书疑义举例》，首列“上下文异字同义例”、“上下文同字异义例”两条，兹各摘录一例如下：

“《论语·卫灵公篇》：‘臧文仲其窃位者与！知柳下惠之贤而不与立也’。按：古文‘位’、‘立’同字。此章‘立’字当读为‘位’，不与立即不与位，言知柳下惠之贤而不与之禄位也。上文‘窃位’字作‘位’，下文‘不与位’字作‘立’，异文而同义也。”

“《论语·公冶长篇》：‘子路有闻，未之能行，惟恐有闻’。

上‘有’字乃有无之‘有’，下‘有’字乃‘又’字也。言有闻而未行，则惟恐又闻也。”

俞氏这里所谓“同义异字”、“同字异义”之例，实际上也是“同词异字”、“同字异词”之例。因为“不与立”的“立”，就是“窃位”的“位”那个词；“有无”之“有”和“又亦”的“又”，是两个独立的不同的词，在词义上没有相类属的关系，没有联系性。这种“同字异词”的现象，古今语里都很常见。《尔雅·释诂》里有“两义合为一训”之例。例如“台、朕、赉、畀、卜、阳，予也”；这里的“台、朕、阳”，应作为“予我”的“予”来解释，“阳”字下，郭璞注：“鲁诗云：‘阳如之何’，今巴濮之人，自呼阿阳。”其中“赉、畀、卜”应作为“赐予”的“予”来解释，郭璞注：“赉、畀、卜，皆赐予也。”这样“两义合为一训”，就是把两组不同意义的词合成同一条来解释。其所以能用一个字来解释两组不同意义的词，显然是由于那个训释字本身原来代表了两个不同的词。“予我”的“予”，和“赐予”的“予”，在古代汉语中没有意义上的联系性，没有彼此之间的相类属的关系，实际上是“同字异词”的现象。

“同字异词”的现象，在文字上既然是同一个字，在语言上也大都用同一个音节来代表，所以往往就是“同音词”。汉语发展到了现代，由于语音趋于单纯化，音节结构也趋于混同化，同音词也随之增多，所以这种“同字异词”的现象，更形显著了。例如“白色”、“白马”、“明白”的“白”，和“写白字”的“白”；“根本”、“本来”、“草本”，“木本”的“本”，和“书本”、“版本”、“稿本”的“本”；“原泉”、“原本”、“原来”的“原”，和“原野”、“高原”、“平原”的“原”（依据《说文》，“原野”的“原”，本字应作“遯”，则“同字异词”的现象，亦有由“假借”造成的）；“花朵”、“花草”、“花木”、“花色”、“棉花”、“天花”、“花脸”、“花样”、“眼花缭乱”的“花”，和“花费”的“花”；这些都是“同音词”和“同字异词”的现象，它们彼此之间只是字形相同，在语言上也只是音节相类相同，而在意义上并没有联系性，并没有相类属的关系。这种现象，与“多义词”、“同词异义”必须加以严格的分别。

上文说过，“同义词”是彼此之间具有词义上相同或相近的概括作用和区别作用的不同的词。“多义词”则是在同一个词里所包含的多种意义，由于从同一种词义分化发展而来，因之它所包含的多种意义之间，虽然词义两种作用并不相同，都有分别，但具有相类属的关系，有显著的联系性。多义词的“倒转”，不是同义词，而是一种“类义词”。“类义词”，是指多个不同的词，彼此之间虽然词义两种作用并不相同，都有分别，而在词义上具有相类属的关系，有显著的联系性。多义词是同一个词里具有彼此相类属的不同的意义；“类义词”却是指彼此之间在词义上具有相类属关系的不同的词。多义词是“同词异义”的一种现象，而“类义词”又是“同义异词”的一种特殊现象。那么，这种“类义词”和“同义词”究竟有什么关系呢？

四、“同义词”和“类义词”的关系

“类义词”既然是指词义上同属于一类的事物，属于同一类的事物不必是相同相近的概念，所以类义词和同义词是有分别的；但是相同相近的概念，必定是包括在同一类事物以内，所以同义词也往往看作类义词当中的一种。例如：

《尔雅·释亲》：“父为考，母为妣；父之考为王父，父之妣为王母；……男子先生为兄，后生为弟；女子先生为姊，后生为妹。”

这里所举的“考妣”和“父母”，是“同义词”，而“父母”、“王父”、“王母”、“兄”、“弟”、“姊”、“妹”等，是同属于“亲属”一类的“类义词”。

《尔雅·释宫》：“宫谓之室，室谓之宫。牖户之间谓之扆，其内谓之家，东西墙谓之序，西南隅谓之奥，西北隅谓之屋漏，东北隅谓之宦，东南隅谓之交。”

这里所举的“宫”和“室”是“同义词”，而“宫”、“室”、“扆”、“家”、“序”、“奥”、“屋漏”、“宦”、“交”等，是同属于“宫室”一类的“类

义词”。

同义词既然可以包括在类义词的范围当中，所以关于语文工具书的编制，“义书”和“类书”两种，往往把它们混合起来，不加区分。汉语的同义词典，从古以来就是跟分析义类的辞书合成一编的。最早的同义词典，如《尔雅》等，总是把常用的名词、动词、形容词以及虚词等分列几篇，再把许多书里常用语和专用语分别成“天”、“地”、“山”、“水”、“草”、“木”、“虫”、“鱼”、“鸟”、“兽”这些类，列成各篇。这样一方面类集同义词，一方面又分别类义词。我们因此可以认识“类义词”的研究，在汉语“义书”、“类书”的编制上曾经起过一定的作用。

汉语中的类义词，除了上面所说在“义书”、“类书”的编制上的作用以外，又在词句组织“排比”、“对偶”的构成上常常具有重要的作用。

五、类义词在构成词句“排比”、“对偶”中的作用

类义词在词句组织“排比”、“对偶”的构成上所起的作用，兹分别举例说明如下：

“……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 621 页）

这里应用“高尚”、“纯粹”两个类义词，和语意相类相近的“有道德”、“脱离了低级趣味”、“有益于人民”等词组并列起来，作为各个“人”的修饰语，共同构成一个排比句。

“要使领导班子一不软，二不懒，三不散，说了话大家都听，都能指挥得动，都能领导起来。”（《邓小平文选》9页）

这里应用“软、懒、散”三个类义词，分别加上否定词“不”，作

成“不软、不懒、不散”三个词组，再跟语意相关相近的“说了话大家都能听”、“都能指挥得动”、“都能领导起来”等词组并列起来，共同构成一个排比句。

以上两例是应用类义词构成一个排比句。又如下列这首诗：

“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杜甫《绝句四首》之一）

这首七言绝句，在诗律上可以说是由七言律诗截取中间的两联而构成上下相对偶的四句。这四句上下相对偶又大都是应用类义词来构成。如“两”和“一”，“千”和“万”，都是“数字”相对；“两个”和“一行”，“千秋”和“万里”，都是“数量词”相对；“黄鹂”和“白鹭”，是同属于鸟类相对；“黄”和“白”、“翠”和“青”，都是属于“彩色”一类相对；“鸣”和“上”、“含”和“泊”，都是“动作”相对；“柳”和“天”、“雪”和“船”，都是“名物”相对；“窗”和“门”，同属于“宫室”一类相对；“西岭”和“东吴”，是同属于“地名”相对；其中的“西”和“东”，又是同属于“方位”相对。从这首诗里两联对偶的工整和自然，我们也可以了解类义词在汉语修辞上的作用。

六、讲“对偶”书中所用类义词举例

兹再将《声律启蒙》、《笠翁对韵》两种讲“对偶”书（成都古籍书店复印本）内中所用类义词每韵摘录一二作为举例如下：

《声律启蒙》：一东：“云对雨，雪对风，晚照对晴空”。二冬：“春对夏，秋对冬，绿竹对苍松”。三江：“楼对阁，户对窗，巨海对长江”。四支：“茶对酒，赋对诗，燕子对莺儿”。五微：“燕舞对莺飞，风清对月朗，服美对乘肥”。六鱼：“作赋对观书，绿窗对朱户，宝马对香车”。七虞：“金对玉，宝对珠，玉兔对金乌”。八齐：“岩对岫，涧对溪，远岸对危堤”。九佳：“河对海，汉对淮，宝钿对金钗”。十灰：“碧草对苍苔，雨雪对风雷，舞馆对歌台”。十一真：“香对火，炭对薪，万石对

千钩”。十二文：“家对国，见对闻，菊馥对兰芬”。十三元：“柳岸对桃源，莺朋对燕友，早暮对寒暄”。十四寒：“虎踞对龙蟠，龙舟对凤辇，白鹤对青鸾”。十五删：“露草对霜菅，莺啼对鹊噪，结草对衔环”。一先：“天地对山川，山川对草木，虎穴对龙渊”。二萧：“吝对骄，松轩对竹槛，烛灭对香消”。三肴：“风对雅，象对爻，巨蟒对长蛟”。四豪：“琴对瑟，剑对刀，谷水对山涛”。五歌：“山对水，海对河，雪竹对烟萝”。六麻：“松对柏，缕对麻，冻雀对昏鸦”。七阳：“柳影对花香，词人对赋客，夏日对秋霜”。八庚：“渔对猎，钓对耕，玉振对金声”。九青：“红对紫，白对青，渔火对禅灯”。十蒸：“白犬对苍鹰，葛巾对藜杖，涧水对池冰”。十一尤：“唇对齿，角对头，策马对骑牛”。十二侵：“眉对目，口对心，锦瑟对瑶琴”。十三覃：“将对欲，可对堪，德被对恩覃”。十四盐：“玉兔对银蟾，如对似，眼底对眉尖”。十五咸：“冠对带，帽对衫，俗弊对民瘼”。

《笠翁对韵》：一东：“大陆对长空，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二冬：“晨对午，夏对冬，仙鹤对神龙。”三江：“金盘对玉盏，宝烛对银缸，舞调对歌腔”。四支：“泉对石，干对支，鸚鹉对鸬鹚”。五微：“贤对圣，觉奥对参微，草舍对柴扉”。六鱼：“羹对饭，柳对榆，芍药对芙蕖”。七虞：“罗对绮，茗对蔬，鼓瑟对投壶”。八齐：“鸣对吠，燕语对莺啼，琥珀对玻璃”。九佳：“门对户，陌对街，枝叶对根荄”。十灰：“忠对信，博对该，忖度对疑猜”。十一真：“莲对菊，凤对麟，松盖对花茵”。十二文：“言对笑，绩对勋，类聚对群分”。十三元：“君对相，祖对孙，海岛对山村”。十四寒：“家对国，治对安，黄犬对青鸾”。十五删：“村对坞，岭对峦，任大对投艰”。一先：“日对年，碧玉对青钱，凿井对耕田”。二萧：“琴对管，斧对瓢，桂楫对兰桡”。三肴：“诗对礼，卦对爻，燕引对莺调”。四豪：“茭对茨，荻对蒿，麦浪对桃涛”。五歌：“慈对善，虐对苛，缥缈对婆娑”。六麻：“雷对电，雾对霞，杨柳对蒹葭”。七阳：“红对白，绿对黄，锦缆对牙樯”。八庚：“形对貌，色对声，玉磬对银筝”。九青：“危对乱，泰对宁，珠箔对玉屏。”